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義卷三十　三十一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貢生臣鄧友樓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三十

宋 李明復 撰

宣公

程頤曰宣公名倭文公子子赤庶兄匡王五年即位

宣謚也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謝湜曰宣公之立上不受之天子下不受之先君書

即位著其自立也

胡安國曰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聞乎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于同詞美一也有小大則褒詞異惡一也有小大則貶詞異一美一惡無嫌于同

公子遂如齊逆女

謝湜曰大喪而逆女其惡不待貶絶而見矣公即位而逆女將以結援于齊也納幣非卿故不書公子遂

魯逆臣王法在所絕也稱公子以宣公親之也翬稱公子遂稱公子而桓與聞逆宣受逆臣立其惡著矣

胡安國曰魯秉周禮喪未朞年遣卿逆女何亟乎太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母弟而立宣公懼于見討故結婚于齊為自安計越典禮而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其後滕文公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浸廢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自文宣

莫之行矣此所謂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程頤曰脫氏字

謝湜曰遂不稱公子一事再見者卒名故也逆夫人至稱以者逆女君命故也婦姜不稱氏者以婦配姓則不氏亦猶以謚配姓則不氏也女子以姓為本言婦姜而不言氏非褒貶之法也公子公孫宗族之親也春秋時皆以臣禮仕于國以親言之則有尊卑之

序也然則公室子孫逆女以卑者行則順以尊者行則逆

胡安國曰有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不貶絶以見惡夫人與有罪焉則待貶而後見故不稱氏夫人其如何知惡無禮如野有死麕能以禮自防如草蟲懲期有待如歸妹之九四則可免矣凡稱婦者其詞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于齊病文公也以婦姜至自齊責敬嬴也敬嬴嬖妾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世適兄弟

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為國君母斬焉在衰服之中請婚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妾母當國用事為後世鑒者也槩指為有姑之詞而不察其旨則精義隱矣

朱熹曰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恐是當時史官所書如此蓋為如今魯史不存無以知何者是舊文何者是聖人筆削如何得見聖人之意

夏季孫行父如齊

謝湜曰左氏謂請會于齊

胡安國曰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諸侯立卿為公室輔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儉相

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名與晏嬰等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程氏學曰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哀三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諸侯專放大夫可乎唯罪輕于專殺耳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

謝湜曰放屏棄之詞放驩兜於崇山是也誅罰王之事也諸侯擅命其上專殺大夫其次專放大夫書放胥甲父罪之也古者大臣有罪放之幽遠之地者擯

之不使得為民病也衛晉之鄰也以甲父不忠于晉而放之于衛是以晉之禍移之于鄰國也書放甲父于衛著其失也舜之四刑放重于流竄重於放殛重于竄

胡安國曰放猶羈置毋去其所比于專殺者其罪薄乎云爾或以為近正非矣大夫當官既不請于天子而自命以為有罪又不告于司寇而擅刑猶不遠于正乎秦晉戰于河曲撓臾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

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偕貶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于此矣故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侵為後戒也

呂祖謙曰放胥甲父于衛河曲之戰趙穿與胥甲父俱敗軍謀何故獨放甲父此見趙宣子私意處當時所以不便誅他時正為是親不敢行法耳此莫是自文公以來開此端隙魏犨與顛頡俱爇曹負羈之宮

而文公止殺顛頡然文公猶是國君趙盾乃人臣豈可徇私意而行法乎此所以成趙穿弒靈公之事

公會齊侯于平州

謝湜曰平州齊地左氏謂定公位

胡安國曰按左氏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魯宣篡立逾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于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弒君篡國者已列于諸侯之會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此請負芻于晉夫篡弒

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于天地之間身無存歿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于會而不復討是視倫紀為弁髦棄人類為禽獸此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若魯公宜稱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絕其黨而後為惡者孤矣

公子遂如齊

胡安國曰宣公篡立之罪仲遂主謀為首惡初請于齊遂為上客而並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不能為有

無亦從之也大夫有以死爭者矣然削而不書以叔仲惠伯死非君命失其所也遂及行父則一再見于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于以著其始終成就弑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為之援至于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凡此皆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程頤曰宣公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不義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非為彼彊取故不諱不能有而失者皆諱

謝湜曰宣公懼大國見討故以濟西田賂齊春秋以齊人取我田為文者罪齊侯受賂容逆也罪齊侯受賂容逆而魯國之惡見矣貶齊侯故書人公子遂如齊子卒公子遂如齊齊人取濟西田然則殺適立庶皆公子遂結齊而為之也

胡安國曰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春秋討賊尤嚴于利其為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弑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魯難首與之會是利其為惡而助之也弑君篡國人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免于諸侯之討則倫紀等于弁髦人類滅為禽獸其禍乃自不知以義為利而以利之可以為利而為之也孟氏為梁王極言利國者必至于弑奪而後厭

蓋得經書取田之意舉法如此然後人知保義棄利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亂少弭矣

呂祖謙曰齊人取濟西之田濟西田初是曹故地晉文公取之以分與魯今魯又賂齊只是交割前日請會之賂

秋邾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胡安國曰楚書爵而人鄭者貶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弒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為不足與也遂

受盟于楚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潛師掠境肆為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既正此師為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

呂祖謙曰楚侵陳遂侵宋陳與宋相近

晉趙盾帥師救陳

胡安國曰鄭在王畿之內而附蠻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晉救陳則存諸夏攘夷狄之師故特褒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

不善之也如解倒懸如救民于塗炭之中知此義則知春秋書用兵之意矣傳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貶而稱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宋則典刑紊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謝湜曰鄭穆公從楚病中國故貶書人楚子鄭人攻陳宋書侵著其不道也侵宋書遂著其暴横也書趙盾救陳善之也書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伐鄭

著諸侯疾鄭之深也棐林鄭地晉師至棐林而諸侯會之諸侯皆欲伐鄭故也

胡安國曰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穀梁子以為大趙盾之事以其大之也故曰師此說非也春秋立法君為重而大夫與師其體敵列數諸侯於師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疑于君而不可以為訓其曰會晉師此乃謹禮于微之意也其立義精矣棐林鄭地也前著地而後伐以為疑詞此其地則以著其美

者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謝湜曰崇秦與國盾方救陳伐鄭穿又侵崇晉國權出趙氏故也

胡安國曰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為謏已甚比諸伐楚以救江異矣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託于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迂

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姓自登史策弒君于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見于此書侵以見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

晉人宋人伐鄭

胡安國曰宋人弒君既列于會在春秋衰世已免於諸侯之討矣論春秋王法則其罪固在法所不赦也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其書晉人宋人非將卑師少蓋貶而人之也以貶書伐者

若曰聲罪致討而已有瑕則何以伐人矣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程氏學曰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死也不當論其生死蓋存之殺之皆在得之之後故不當論于此如其義則獲人之君與其卿及其見獲者之罪皆可知矣其間曲直之義則各存乎其文若韓之戰不書秦伐而曰晉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則曲在晉自可

見也

謝湜曰前冬宋人伐鄭今春二國戰于大棘然則大棘之戰由宋華元好戰致之也故以華元主戰而罪之師曲在宋可知也華元逞一朝之怨進不由義出不量敵乃至師衆大敗而身獲于人書獲宋華元著大夫好戰之禍也

胡安國曰兩軍接刃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詞不贅乎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師少

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師衆並書于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師之選其義深矣或曰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重若是班乎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帥為司命自有國而言則以得衆為邦本鄭使高克將兵禦敵于境欲遠克也而不恤其師楚以六卒實從得臣恐喪師也而不恤其將故經以棄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楚明此義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秦師伐晉

謝湜曰晉趙穿侵崇故秦師伐晉

胡安國曰按左氏以報崇也遂圍焦晉用大師于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人為是興師而報晉則問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有欲求成于強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見矣宣子當國算無遺策獨憒于此哉其從之也而盾之情亦見矣春秋書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一伐而不書

圍焦所以誅晉卿上侵之意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人宋衛人陳人侵鄭

謝湜曰鄭敗宋師獲宋華元故四國侵鄭

胡安國曰按左氏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初鄭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經不書伐而以宋華元主大棘之戰者蓋楚人有詞于宋矣師之老壯在曲直晉主夏盟盾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鬬椒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卿

不氏而稱人師書侵而不言伐易於訟卦之象曰君子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將至于興師動衆有不能定者也晉惟取賂釋宋而不討至以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于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爲末流之若此也其垂戒明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程頤語録或問晉趙盾弑其君夷臯聖人不言趙穿何也曰此春秋大義趙穿手弑其君人誰不知盾之

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仲尼曰惜也越境乃免此句要人會得若出而反不討賊也則不免除出境遂不反乃可免也

范祖禹曰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君相不與焉故齊太史兄弟三人死于崔杼而卒不没其罪此姦臣賊子所以懼也後世人君得以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司馬遷有言曰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閒蓋止於執簡記事直書其實而已非如春秋

有褒貶賞罰之文也後之為史者務褒貶而忘事實失其職矣人君任臣以職而宰相不與史事則善惡庶乎其可信也

謝湜曰弑逆趙穿為之也書曰趙盾者穿盾之族也晉國之權皆歸于盾盾苟無不臣之心則穿安敢肆為大逆哉今也入諫不聽亡不越境聞難而反反不討賊然則穿之逆盾之由也春秋推原首惡而歸之趙盾所以為萬世法也自星孛北斗之後齊有商人

齊人之難宋有宋人之難莒有莒國之難晉有趙盾之難其禍大且衆矣然則天變之大可不戒耶賊不討故不書葬

胡安國曰趙穿手弑其君董狐歸獄于盾其斷盾之獄詞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以是書斷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義云何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酷于君見弑不于其身而誰責乎亡而越境謂去國而不還也然

後君臣之義絶反而討賊謂復讎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偽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令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弑矣惡莫憯乎意令以此罪盾乃開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以高貴鄉公之事觀焉抽戈者成濟倡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爲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辟成濟而足也故陳泰曰惟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

問其次意在濟也泰欲進此直指昭也然則趙穿弑君而盾為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微夫子推見至隱垂法後世亂臣賊子皆以詭計獲免而至愚無知如史太鄧扈樂之徒皆蒙歸獄而受戮焉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于禽獸也幾希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朱熹曰左傳是有多少難信處如趙盾一事後人費萬千說話與出脫其實此事甚分明如司馬昭之弑

高貴鄉公他終不成親自下手必有抽戈用命如賈充成濟之徒如曰司馬公養汝等正為今日之事無所問也看左傳載靈公欲殺趙盾今日要殺殺不得明日要殺殺不得只是一箇人君要殺一臣最易為力恁地殺不得也是他大段強了今來許多說話自是後來三晉既得政撰造掩覆反有不可得而掩者矣物來若不能明事至若不能辨是吾心大段昏在

又曰初靈公要殺盾盾所以走出趙穿便弒公想是

他本意如此然則此罪首合是誰做

呂祖謙曰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太史既如此書時諸侯之國史皆從此書然當時趙盾亦不為無意使盾無意時反討賊也又縱使趙穿追公子黑臀看前時盾說棄人用犬之句已自有無君之心觀太史言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屬可見宣子弑君分明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此恐非

夫子之言不然恐記有差訛如為法受惡此句亦未見得惜也越境乃免一句恐未必如此豈有弒君之後纔出境便可免其罪宣子既不能討賊而又使趙穿逆成公此見其弒君甚分明然齊崔杼殺齊太史而盾不殺董狐此亦見其得處

又曰趙穿弒靈公董狐直筆書之曰趙盾弒其君蓋弒雖是趙穿其情實為趙盾出去了弒蓋盾平日所與親厚者惟穿耳穿為盾之出故敢行弒君之逆此

雖是穿弒君實為盾弒何故見得是盾弒以穿既弒君之後盾歸既不討其弒君之賊反使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則盾親厚穿之情無所逃矣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春秋集義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三十一

宋 李明復 撰

宣公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謝湜曰牛在滌曰牲傷則復謂之牛以其不可供牲也聖人事天其敬至矣郊牛口傷牛為鼷鼠食皆即

以為牛而不以為牲也聖人於郊一物一事無不致其誠敬之心也有誠敬之心則天事安有不善耶郊牛之口傷養牲不敬也改卜牛牛死不敬之至也牛死乃不郊則天事於此廢矣春秋因其變而書其郊罪魯人失誠敬之心也有牲而不用則曰乃免牲牛不可用則曰乃免牛牛死無牛可免則曰乃不郊

胡安國曰乃不郊為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禮為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於魯史策已

書而未葬也祀帝於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以來喪紀浸廢有不奔王喪而遠適他國有不修弔禮而自相聘問固將以是為可舉而不廢也卒至漢文以日易月後世不能復其所由來漸矣春秋備書其義自見矣三望者公羊曰祭太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凡宇宙之内名山大川皆其所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以望乎季氏旅於泰

山冉求不能救而夫子責之者為太山魯侯所主也大夫何與焉季氏不得旅泰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内其不得祭亦明矣猶者可已不當為之詞

葬匡王

胡安國曰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畧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或曰宣公親之者也而常事不書非矣崩葬始終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謝湜曰楚子入中國伐陸渾戎著其盛也

胡安國曰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陸渾在王都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楚又至洛觀兵於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故特書於策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階

夏楚人侵鄭

謝湜曰鄭從晉故楚侵鄭

胡安國曰按左氏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

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為不足與似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公初立背僭竊偽邦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稱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爾鄭既見侵於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

胡安國曰按左氏宋文公即位盡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宋然不書於經者二族以見逐而舉兵非

討罪也及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而經書之者端本清源之意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奚為至於宋哉不能反躬自治恃衆强以報之兵革何時而息也宋惟有不赦之條莫之治也故書法如此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謝湜曰釋二國之怨曰平平莒及郯欲以睦鄰國也

莒人不肯平之不得其道也伐莒取向則魯人平莒終於爲亂而已諸侯相侵伐相攻爭皆以邦國不平致之也能平其不平則相親睦相保衛吉相慶凶相弔患難相恤而侵伐攻爭之患息矣平莒及郯善之大者也雖然信不足以得莒人之心也義不足以服莒人之心也其伐國取邑適以益莒之不平而已雖欲以大制小安能使二國之平哉故曰以亂平亂何治之有

胡安國曰心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平怨者怨必釋惟小人之不能宅心之若是也雖以勢力强之而有不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郯莒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必有所私係失平怨之本耳故書及書取以著其罪及所欲也平者成也取者盜也不肯者心弗允從莫能强之者也以利心圖成雖强大者不能行之於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之不知治

其本者故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斯可矣

呂祖謙曰公及齊平莒郯莒郯皆是徐州地亦相近大凡整理人國當以禮既欲平其國又取其邑何以能治正如見人鬬而欲解紛者見其說之不從而自與爲敵

秦伯稻卒

謝湜曰秦伯秦共公魯不會葬故不書葬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謝湜曰弑逆公子宋之謀也書曰公子歸生者歸生國之正卿也歸生苟無不臣之心則公子宋安敢肆為大逆哉春秋推原首惡而歸之歸生以其為國股肱而私縱逆惡晉靈之難不以歸穿而以歸盾鄭靈之難不以主宋而以主歸生所以責輔臣報國之忠也春秋杜患之意微矣賊不討故不書葬

胡安國曰首謀弑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為首惡何也夫亂臣賊子欲動其惡

而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者也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其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是以死節許二子矣歸生懼譖而從公子宋特無求路不可奪之死節耳書爲首惡不亦過乎曰歸生與宋並為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嘗統大師與宋人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耳夫據殺生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已猶犬羊之伏於虎

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哉討不出此顧以畜老憚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捨公子宋而以弑君之罪歸之為後世鑒若司馬亮沈慶之等苟知此義則能討罪人不至於失身爲賊所制矣

胡宏曰春秋之義誅國賊者必先誅其黨

赤狄侵齊

謝湜曰齊不能討赤狄故再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胡安國曰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致者危之也夫以篡弒謀于齊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請會以卑屈事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王下不知有方伯惟利交是奉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殆矣故比年如齊而皆致以戒世之欲利有攸往者惟義之與比爲可安耳

冬楚子伐鄭

謝湜曰楚人侵鄭鄭未服故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

謝湜曰比年如齊以平州之會故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程頤語錄或問齊高固來逆叔姬公穀有子字如何

曰子者言是公女其他則娣妹之類也

謝湜曰高固逆子叔姬與莒慶逆叔姬同意時君之女稱子

胡安國曰按左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

焉書夏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其曰來者以公自為之主稱子者或為別于先公之女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為體敵也而公自為之主壓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強大來娶於鄭子産辭而却之使館於外欲野賜之幾不得撫有其室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高固請婚其女强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春

秋詳書為後世鑒欲人之必謹于禮以定其位不然畀巽妄說不近於禮奚足遠恥辱哉

叔孫得臣卒

胡安國曰内大夫卒無有不日者以春秋魯史也其或不日則見恩數之畧耳仲遂如齊謀弑子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畧而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妃妾適庶人道之大倫也方仲遂以殺嫡立庶往謀于齊而與得臣

並使也若懵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春秋治子赤之事專在仲遂以其內交宮禁外結强鄰大惡無所分也而叔孫得臣有同使於齊之罪故特不書日以貶之若曰大夫而不能為有無者不足加以恩數焉耳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謝湜曰大夫非君命非國事不越境高固齊之大夫也秋來逆子叔姬冬及子叔姬來罪其違法也以其

非事出境故書來來同高固故書及觀高固不率如此而君失御臣之道可知矣

胡安國曰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踰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

踰境自如而不忌則人欲已肆矣凡婚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為非常為後世戒也

楚人伐鄭

謝湜曰楚子伐鄭鄭未服故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謝湜曰趙盾晉逆臣晉不能討故與衛孫免侵陳以陳將即楚故也

胡安國曰按傳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經皆不書

者以下書晉衛加兵於陳即陳及楚平可知矣以趙盾孫免書侵則林父無詞可稱亦可知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常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楚無乃於已有闕盍亦自反可也不內省德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主盟非其道也

夏四月秋八月螽

胡安國曰傳謂螽為穀災虐取於民之效也先是公

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歛既繁戾氣應之矣夫善惡之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捨惡遷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豐國用空乏卒至於改助法而税民盖自此始矣經於螽蝝一物之變必書于策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其所感也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謝湜曰杜氏謂公立衛始修好

胡安國曰來盟為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效信而釋疑又相歃血固結之耳是盟衛欲為晉致魯而魯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為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

謝湜曰萊小國

大旱

謝湜曰大旱不雨一也旱則赤日損物故為大旱不雨則雲不為雨也不雨或歷一時或歷數月則書不雨以見為災之久也

胡安國曰及者内為志會者外為主平莒及鄭公所欲也故書及繼以取向即所欲者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致即師行之危亦可知矣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强凌弱是以為此舉也軍

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謝湜曰黑壤晉地晉成公初會諸侯

胡安國曰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爲諱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爲諱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

耳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歉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晉侯之立公既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歲適齊是宣公行有不慊于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為君隱子為父隱于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主又以賂免則不直在己矣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謝湜曰公子遂受命聘齊至黄以疾而復非禮也大

夫受命以出雖死以尸將事可也未致君命而復則有廢命之罪矣至黃乃復罪其專也敖書不至遂書至黃者不至則無進意其復以不敬也至黃則有進意其復以疾也不至而復遂返之辭也至黃乃復不可進而後返之辭也然則敖與遂其廢君命一也其為罪則異矣乃反前之詞

胡安國曰至黃乃復廢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未致事而死以尸將

事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往弔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人辭焉上介芋尹蓋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墜絶世于良廢日供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於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無乃不可乎吳人不敢辭君子以為知禮乃者無其上之詞其曰復事未畢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胡安國曰有事事言時祭此公子遂也曷為書字生而

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爲書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古者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其後尊禮權臣寵遇貴戚而不由其道於是乎有生而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襄仲殺惡及視援立宣公而宣公深德之故生而賜氏使世大夫以答之也經於其卒書族以志變法之端爲後世戒

朱熹曰諸侯有四時之祫畢竟是祭有不及處方如此如春秋有事于太廟太廟便是羣祧之主皆在其

中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程氏學曰八年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非禮也繹者明日又祭也猶者可已而不已也萬入去籥去其有聲者而用其無聲者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也此與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同二年不書祭名而止書曰有事者事之失不在祭故也若烝為黷禮吉禘以其不當吉又見魯有禘祭之類則

必書名

謝湜曰古者哀樂不同日有哀戚之心則不能致其樂有喜樂之心則不能致其哀故也祭吉事也君方祭以喪入告非禮也其告也廢祭則為不敬廢卿佐之喪則為忘哀君於喪祭不得全其事矣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君祭在廟而以哀入告也繹明日又祭也以喪入告則君有哀戚之心而祭不可以終矣壬午猶繹若其忘哀也繹書猶以明可已而不已

也萬籥皆舞事也去籥去其有聲者也去其有聲而用其無聲爲樂一也萬入去籥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也遂宣公股肱之臣也以臣子恩之矣而不以臣子良之失君道也宣公賴遂以立故生賜氏族以世其官卒書遂著其氏也翬遂其罪一也仲遂書卒者春秋貶絶逆臣之罪已見於翬矣至遂書卒則非以録遂也以遂卒猶繹著魯之失禮也有事祭也不書祭名而書有事者所失在事不在祭故也烝而黷在喪

而吉禘則所失在祭故祭書名

胡安國曰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猶者可已之詞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格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父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隆君抑臣而體貌有加焉則廉陛益尊而臣節礪後

世法家專欲隆君而不得其道至以犬馬國人相視大倫滅矣聖人書法如此存君臣之義也

呂祖謙曰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別名也籥舞者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爲干舞蓋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公羊乃以萬舞爲武舞則簡兮之詩與商頌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耶

左氏載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爲二舞之總名明矣

戊子夫人嬴氏薨

謝湜曰嬴氏文公妾宣公母

胡安國曰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季友之繇事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以爲夫人於是乎嫡妾亂矣春秋於風氏凡始卒四貶之則禘於太廟秦人歸襚榮叔含賵召伯會葬去其姓氏不稱

夫人王再書而無天是也敬嬴又嬖私事襄仲而屬宣公不待致于太廟援例以立則從同同而無貶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為可繼苟出于私情而非義後雖欲正可若何

晉師白狄伐秦

謝湜曰狄種類非一故有赤狄有白狄晉道白狄為中國患罪之也

胡安國曰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狄安諸夏乃其

職已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己可也既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興師動衆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直書于策貶自見矣

呂祖謙曰報崇之役僖公三十三年郤缺獲白狄子今來平

楚人滅舒蓼

謝湜曰舒蓼二微國

胡安國曰按詩稱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在周公所懲者其自相攻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疆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強大將為中國憂而民有被髮左衽之患矣經斯世者當以為懼有攘却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

朱熹曰春秋末楚地最廣蓋自初間并吞諸蠻而有其地如淮南之舒宿亳之蓼皆是初間若不得齊桓管仲看他氣勢定吞周室以此觀之孔子稱管仲之

功豈溢美哉

吕祖謙曰當楚莊時楚之威北加於中國南被蠻夷所謂盟吳越而還看傳所載則與舒絞州蓼相似到得十一二年莊王既歿共王繼之吳始大不憚楚晉申公巫臣乃以乘車教吳楚自此疲於奔命其間爭得二三十年莊王時吳越與羣舒之徒同受盟於楚其時可謂微弱何故數十年間吳便為害後來至於入郢幾滅楚以此知天下形勢不獨中國與夷狄相

爲盛衰蠻夷種類亦自相爲盛衰何故楚盛時吴越衰到莊王死楚衰吴越盛吴出來威加中國到得夫差隳越却起如漢時匈奴盛方其盛時凡北方所謂氊裘之國無不服匈奴後來匈奴分南北烏丸又盛到烏丸既盛所謂匈奴微矣散而處中國如劉元渤海亦列于邊民之間到西晉起海外分崩匈奴左右賢王劉元渤海再起舊時烏丸又微了自此五胡迭長始者吴越盛五胡衰氐羌繼之氐羌盛後來符堅

衰慕容鮮甲繼之氐羌衰所謂孛頭元命繼之自此更爲消長直到唐藩鎮未嘗不相爲盛衰論來一消一長是天道不息處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謝湜曰雨不克葬葬無雨備也日中而克葬以雨其葬緩也葬人子之大事也卜日而葬敬大事也虞葬同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日中虞之時也魯之葬

敬嬴也不知雨之在所備也故卜以己丑葬以庚寅葬不得以時成日中然後能葬大事簡慢甚矣葬人子之所自盡也念親不至為不哀慮物不備為不豫葬不及時為不敬不哀不豫不敬為不孝

胡安國曰成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將祔于廟而始有二夫人也則四貶之以正其事今敬嬴亦薨以夫人葬以小君使祔于廟無貶以正之從同同可也而於宣公元年即以所逆穆姜婦之何也曰婦有姑之

詞見敬嬴遂以子貴援例而亟立為夫人也僖公享國八年然後致成風而敬嬴之亟也雖云援例魯君臣之責亦可知矣無貶而書法若此者猶桓宣弑君而書即位耳敬嬴以其子宣公屬諸襄仲殺太子及其母弟雖假手於仲實敬嬴之謀也經書子赤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其文無貶而讀者有傷切之意焉則以秉彝不可滅也傳謂哭而過市市人皆哭敬嬴逆天理拂人心之狀慘矣其於終事雨不克葬著咎徵

焉而謂無天道乎此皆直書以見人心與天理之不可誣者也夫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浴于中霤飯于牖下小斂于戸内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遷于廟祖于庭堋于墓以弔賓則其退有節以虞事則其祭有時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或曰卜葬先遠日所以避不懷也諸侯相朝與旅見天子入門而雨霑服失容則廢矧送終大事人情所不忍遽者反可冒雨不待成禮而葬乎潦車載簑笠士喪禮也有

國家者乃不能為雨備何也且公庭之於墓次其禮意固不同矣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焉而不能為之備是儉其親也不亦薄乎故穀梁子曰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厚葬古人之所戒而墨之治喪也以薄又君子之所不與故喪事以制春秋之旨也

呂祖謙曰雨不克葬當有備不可過日俟其晴亦可此當大事者所宜慎也

城平陽楚師伐陳

謝湜曰楚伐陳以陳與晉故也陳即楚則晉衛侵陳陳即晉則楚師伐陳

春秋集義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義卷三十（二三）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貢生臣鄧友橒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三十二

宋　李明復　撰

宣公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謝湜曰母喪如齊不諱者公之惡有大於此故也

夏仲孫蔑如京師

謝湜曰公如齊仲孫蔑如京師齊强王室弱故也

胡安國曰以淺言之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於京師此皆比事可攷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下逮戰國周衰甚矣齊威王往朝于周而天下皆賢之況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患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周之意而特書王正以表之也

齊侯伐萊

謝湜曰七年伐萊萊未服故又伐萊

秋取根牟

謝湜曰杜氏謂根牟東夷國

八月滕子卒

謝湜曰滕昭公用夷禮故稱子魯不會葬故不書葬

不日不名史失之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

伐陳

胡安國曰按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則知經所書者與晉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衆輯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夫豈義乎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謝湜曰扈之會以陳與楚謀伐陳也諸侯不出故荀林父帥師伐陳諸侯不振可知也不知制楚而區區伐陳晉之失道也晉侯伐陳未返而卒于會卒于會書地重之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謝湜曰衛侯衛成公魯不會葬故不書葬

胡安國曰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

不葬亦魯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嚮齊衛欲為晉致魯故謀黑壤之會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也及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故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或曰二君皆有貶焉故不書葬誤矣魯人不會亦無貶乎書卒而以私怨廢禮忘親其罪已見春秋文簡而直視人若日月之無私照也曲生意義失之遠矣

宋人圍滕

謝湜曰宋人因滕喪圍滕宋人大惡也

胡安國曰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也必動大衆而使大夫為主帥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滕既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弔恤之不暇而用兵革以圍之比事以觀知見貶之罪在不仁矣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謝湜曰自鄭從楚侵陳晉與列國伐鄭二侵鄭一自

鄭背楚從晉楚人楚子侵鄭伐鄭二

胡安國曰楚兵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爵何也鄭自晉成公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為是興師而加鄭不義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興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按公羊例君將

不言師師書其重者也至此書爵見其淩暴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之乎曰下書晉郤缺師師救鄭則知其非與之也由此觀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之黨謹華夷之辨以一字爲褒貶深切著明矣

陳殺其大夫洩冶

謝湜曰靈公君臣宣淫於朝大夫洩冶直諫而死冶之死國卿孔寧殺之也不書孔寧者寧之殺直臣也靈公弗能禁大臣弗能争是乃陳國殺之也殺書陳

罪其國也靈公昏淫久矣立於朝者皆邪臣也與邪臣竊位以事汙君未嘗有匡救之力也及惡之宣於朝也然後以一言直諫而死其名節不足稱也故冶之死春秋無美詞

胡安國曰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其大夫則不失官守而殺之者有專輒之罪矣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冶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弒君之禍故書其名爲徵舒弒君楚子滅陳之

端以垂後戒此所謂係於名而書其名者也比干諫而死子曰商有三仁焉洩冶諫而死何獨無褒詞夫語默死生當其可而止耳洩冶之盡言無隱不愧乎史魚之直矣方諸比干自靖自獻于先王則未可同日而語也冶雖効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肸之後乎故仕于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耶不食其祿如叔肸善矣

又曰按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於前而載楚子入

陳于後明殺諍臣者必有滅亡之禍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

呂祖謙曰洩冶諫陳靈公當從胡氏說或者邦無道危行言遜冶或未盡所謂危行言遜是下位之人非大夫之事冶是大夫大夫與聞國之政事固亦當諫不得已去之亦可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謝湜曰公比年如齊以濟西田故也

胡安國曰此亦如齊亦致其至而不書月上九年亦如齊亦致其至而書月者為是年夏使仲孫蔑如京師故特于歲首書王正月以著宣公之罪而君臣名分之際謹嚴如此也歸田以為私惠比於君臣名分之際則大小不侔矣

齊人歸我濟西田

程頤曰魯修好故歸魯田田魯有也齊非義取之故云歸我不足為善也

程氏學曰按元年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公子遂殺子惡而立宣公故以濟西田賂齊而齊人取之至是而歸者公比年朝齊請而得之也夫魯之分地先君受于天子奚可失墜又況負弒君之罪賂以免討乎齊取逆人之賂以貶惡乎故其取其歸皆謹而書之然其他歸田未有言我而此特曰我濟西田者獨此故魯田也若哀八年齊人歸讙及闡定十年來歸鄆讙龜陰田皆魯侵諸侯

而得之非周公之本封也既本他國之田故不言我益以寡暴衆以大侵小而得之者如有王者作則在所予乎在所奪乎聖人所書以正王法耳鄆讙龜陰田特書曰來歸者夾谷之會孔子相焉質以禮義齊人自服而來歸故也他只書歸者皆我請而得之也

謝湜曰濟西田魯以賂齊者也齊人取我濟西之賂矣至此復以濟西歸我者以公比年如齊請而得之也諸侯土地皆受之天子也擅割擅取其罪一也魯

割天子分田以逃逆宣公之大罪也齊取天子分田以容逆惠公之大罪也故取田書歸田復書謹其地也所以著二國之罪也濟西魯之故地也歸稱我以明我之所有也鄆讙龜陰不稱我者其地非魯本封皆魯侵而得之故也非故地則稱歸故地則稱歸我以王法正邦國之封疆也鄆讙書來歸者以彼自服而來也濟西獨書歸者以我請而得之也

胡安國曰宣公于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

兵會伐萊之舉又每歲往朝于齊廷雖諸侯事天子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已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歸讙及闡直書曰歸此獨書我者乃相親愛惠遺之意或謂濟西魯之本封故書我則誤矣以柔巽卑屈事人不以其道而得地與悅人之柔巽卑屈事已不以其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

謝湜曰尹氏武氏崔氏皆以氏世其職者也尹以世

權之重赴告外通武以世權之重子攝父職崔以世權之重逼上出奔然則三氏世權之尤甚者也故尹武崔書氏以著內外世卿之患也詩稱尹氏太師然則尹族專國非一日也其氏已著於幽王之時矣

胡安國曰按左氏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以族奔也許翰以謂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肆者以其宗强於此舉氏辨之早也其說得矣所謂譏世卿者非公羊本旨盖門弟

子因尹氏武氏稱世卿而附益之於此耳經有事同而詞異亦有事異而詞同一視之則泥而不通矣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程氏學曰君行其至必書於法當然也古者諸侯朝會有常節出入有常期周衰以後無法而妄行征伐會盟紛紛四出棄社稷委人民往往越月踰歲而後得返觀其所書而其亂自著矣然必書其告廟而見於册書者則春秋可得而紀其不告者則史所不載

而春秋亦不得而書焉然則不告者尤為非禮亦可知也

謝湜曰公立非正且不順其立齊之力也故十年五朝于齊魯人病齊可知也

胡安國曰文約而事詳者經也春如齊朝惠公夏如齊奔其喪若是雖不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之也天王之喪不奔欲行郊禮而汲汲於奔齊惠公之喪天王之葬不會使微者往而公孫歸父會齊惠公之葬其

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詞繁而不殺聖人之情見矣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謝湜曰君不君則臣不臣陳靈之禍是已

胡安國曰陳靈公之無道也而稱大夫之名氏以弒何也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洩治所為不憚斧鉞盡言於其君者正謂靈公君臣通于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觀故昧

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弑而忘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洩冶忠言之驗靈公見弑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修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為心也以為罪不及民故稱大夫以弑者非經意矣

六月宋師伐滕

謝湜曰宋嘗圍滕矣滕未服故又伐滕

胡安國曰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用

衆也宋大國爵上公伯主之餘業力非不足也今鄰有弑逆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衆以伐所當矜恤之小邦且滕不事己無乃己德猶有所闕而滕何尤焉故特稱師以著其罪而汲汲於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見矣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謝湜曰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齊晉皆大國也

胡安國曰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於屈辱歿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之供也比事考辭義自見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謝湜曰晉郤缺救鄭不力鄭從楚故四國伐鄭

胡安國曰按左氏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其

稱人貶也鄭居大國之間從于强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於楚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

呂祖謙曰自宣四年以後晉楚交伐鄭看上面許多標題處鄭南北兩屬晉楚只是要爭鄭此是楚人盛則中國衰此處最要看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謝湜曰季子來聘報仲孫蔑之聘也季子母弟之為

大夫者也季子字天子大夫稱字故也王以私恩寵季子故季子繫王言之親逆惡非義也以官私其親非正也

胡安國曰公羊傳曰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振矣自是王聘春

秋亦不書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謝湜曰伐邾取須句取訾婁矣今又伐邾取繹然則魯之問罪於邾惟以利其田邑而已王法在所黜者也

胡安國曰用貴卿為主將舉大衆出征伐不施于亂臣賊子奉天討罪而凌弱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為盜也當此時陳有弑君之亂既來赴告藏

在諸侯之策矣曾不是圖而有事于邾不亦傎乎故四國伐鄭貶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繹以罪之也

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謝湜曰齊頃公初立行父聘于齊歸父又聘于齊結齊好也一歲之間公兩如齊歸父行父三如齊雖曰以弔聘而出上下煩擾甚矣

胡安國曰按左氏行父如齊初聘也歸父如齊邾故也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

若待逾年然後脩聘未晚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為國以禮而謂妄說取人之可以免于討也歸父貪于取繹畏齊而往盖理曲則氣必餒矣能無畏乎哉春秋備書而不削以著其罪為後世鑒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謝湜曰惠公卒未踰年頃公以成君之禮遣使脩聘書爵著其惡也

胡安國曰葬之速也大不懷也人未踰年而以君命遣使聘于隣國則哀戚之情忘矣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及至顔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而有願為其氓者蓋禮義人心之所同然也齊頃公嗣位之初舉動如此喪師失地幾見執獲豈特婦人笑客之罪哉已失守身之本矣

饑

謝湜曰大水漂蕩征役煩數故饑春秋以民為本故書饑以恤民命

楚子伐鄭

謝湜曰四國伐鄭鄭從晉故楚子伐鄭

胡安國曰經有詞同而意異者比事以觀斯得之矣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詞也若曰國君自將恃強壓弱憑陵中夏之稱也知然者以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貶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詞也

若曰以實屬辭書其重者而意不以楚為罪也知然者以傳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此類經以傳為案者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謝湜曰楚莊勢益彊盛中國所不能制故陳侯鄭伯出受楚盟二國晉楚所爭二國從楚盟于辰陵則楚國衰弱可知也鄭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鄭襄無守死中國之志而大臣無守死中

國之謀乃鄭之所以取禍也

胡安國曰晉楚爭此二國為日久矣今陳鄭背晉從楚盟于辰陵而春秋書之無貶詞者豈與其下喬木而入幽谷乎晉人而不能令則楚人進矣經之大法在誅亂臣討賊子有亂臣則無君有賊子則無父無父無君即大倫等于弁髦人類殄為禽獸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于攢函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所謂

禮失而求之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辰陵之盟所以得書于經而詞無貶乎聖人討賊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謝湜曰以二國不能平莒故

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謝湜曰狄在所攘而反會之棄中國不問而會狄攢函景公之罪也攢函狄地

胡安國曰周禮蕃服世一見無會同分類也書會戎會狄會吳皆外詞也內中國故詳外四夷故畧今中國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隣諸侯宜有請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亦求成于狄是失肩背而養其一指不能三年而緦小功之察不亦傎乎凡此直書其事不待貶絶而義自見者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程頤曰人衆詞大惡衆所欲誅也

胡安國曰稱人者衆詞也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人之所同得討其稱楚人殺徵舒諸夏之罪自見矣按左氏傳楚子為夏氏亂故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徵舒轘諸栗門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討其賊為義取其國為貪舜跖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於善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於為善舜之徒也以貪取國急於為利跖之徒也為善與惡特在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

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以不察者也或曰聖人大改過楚雖縣陳能聽申叔時之說而復封陳可謂能改過矣猶書入陳以貶之何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是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産對曰若寡君之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他國非所當與也而必欲納其亂臣

存亡興滅其若是乎仲尼重傷中國深美其有討賊之功故特從末減不稱取陳而書入雖曰與之可矣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程頤曰誅其罪義也取其國惡也入者不受而彊之也致亂之臣國所不容也故書納

謝湜曰夏徵舒陳之大逆也楚子以罪討而殺之諸侯之師未有義于此者也殺書楚人善其得討賊之義也徵舒之罪人人皆欲殺之故也晉主盟之國也

陳之亂晉不能討而楚能討之則義舉在楚而不在晉矣雖然楚之討陳也以陳之富因欲縣陳以叔時之諫然後反之書入罪其因人之亂而利之也入惡辭以其爲陳病也公孫寧儀行父道君于淫以起亂陷君于危以取亡其罪在所絶也而楚子復納于陳書納罪其黨邪臣也納惡辭以其脅陳而返之也二子不絜之陳絶于陳也春秋不以惡廢善不以善掩惡楚子始正而終邪殺有罪而納有罪故春秋美其

義于前而懲其惡于後所以明天王之法也

胡安國曰此二臣者從君于昏宣淫于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弒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于人心今乃詭詞奔楚託于討賊復歸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强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于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强納之者也為楚莊者宜奈何瀦徵舒之宮封洩冶之墓尸

孔寧儀行父于朝謀于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朱熹曰臣下不匡之刑蓋施于邦君大夫之喪國亡家者君臣一體不得不然如漢廢昌邑王賀則誅其羣臣如宋太祖下嶺南亦誅其亂臣龔澄樞李托之類是也澄樞等實亡劉氏乃飛廉惡來之比誅之自不為寬若昌邑羣臣與賀同惡者固不得不誅其餘止可當古者墨刑之坐耳乃不分等級例行誅殺是則霍光之私意也又如胡安國論楚子納孔儀處事

雖不同意亦類此試參考之則知成湯之制官刑正是奉行天討毫髮不差處何疑之有哉

春秋集義卷三十二